



產科護理實習中同儕積極討論的意外收穫

護理學系四年級 高子晴同學

在產科護理實習的第一天，老師就提過產科護理實習很看緣分，事實也確實如此。

產科護理的個案大多在醫院待得不久，我們的實習時間也有限。雖然老師在產房時事先提過可以將自己照顧不同個案時經歷的不同產程經驗「拼起來」，也盡力安排每位同學的個案，但幾週下來也未必有機會能經歷到整個產程，產後病房亦然。除此之外，在產房時，由於有幾天入院生產、催生的產婦不多，因此我們也有機會照顧到入院安胎、終止妊娠等狀況較為複雜的孕婦；而在產後病房，每位同學能照顧到的產婦與新生兒也各有不同的課題。另一方面，產科護理相關單位也會對個案的家庭背景有更多關注，這又進一步增加了每位同學實習經驗的差異。

這樣的環境除了刺激我們抓緊每一個實踐技術、與個案互動的機會—畢竟猶豫後可能就沒有同樣的學習契機了—同學間的討論與交流也變得十分重要。尤其到了實習後半段，我愈發深刻地感受到這些面對面的對話交織出的結果也是這次實習的珍貴收穫，是這些來

回激盪的言語，讓我們積累了更多「資料庫」，也更接近產科護理的全貌。

在我們這組即將結束產房護理實習進入產後病房前，我曾向另一組同學打聽狀況。或許是為了緩解我緊張的心情，同學說產後病房的主要工作是照著進度和本子衛教，每天依照表定內容說過去即可，非常單純。其實這個說法也不算錯，只是實際接觸產婦與家屬後自然而然就會發現衛教並不只是照本宣科。一方面，我們不能自然而然預設對方什麼都不懂地「教育」對方，理當先確認對方對相關內容有多少了解；再者，一股腦地把內容灌過去就連我們自己作為學生上課都未必能聽進去，更不用說正在產後恢復的家長了；更不用說他們或許在當天的「進度」之外，還有其他希望能透過醫護人員了解、澄清的事項，如果不先正視、處理這些事，他們也很難將注意力放在其他事項上。因此，在第一天見習學姊衛教時，初時對衛教扁平的想像很快便立體了起來，也深深受到震撼。

受到震撼後，接下來的課題便是如何盡可能提升自己，讓我們衛教時能讓這些要點都能靈活運作。這方面非常感謝老師除了讓我們額外上了一堂溝通課程，也在一開始就訂出每天的討論應該練習哪些部分的衛教。正是因為有了最初的指引，推動了組內同學從一開始就十分積極地針對不同主題相互練習，而不是僅限於自己當下

照顧的個案所需的內容。其中，大家的練習不只是將衛教手冊的內容講熟，也會假設不同情境，有時「媽媽」在練習時半出於有趣的「刁難」，倒也是一種在輕鬆中的砥礪；而當實習的時間愈來愈長，有過實際衛教經驗的同學也會將實際的狀況演示給大家。

回想起來，之後進一步的討論正是由此開始延展。

由於許多討論發生在正式的討論時間之外，氛圍總是相對輕鬆，組內自然而然也會將話題延展，討論起不同個案與不同課題，諸如當母親因為新生兒黃疸而送樓下照光而情緒低落應該如何應對、當母親希望親餵但同時因為年齡因素希望產後半年後開始備孕應該對於哺乳時長作何建議、當母親因為生產時會陰四度裂傷而埋怨醫師當初建議自然產時應該如何回應等等。這些討論可以如此深刻，肯定必須歸功於組內的大家。有時老師不在，同學們不只能直接提出自己的觀點，也會直接搜尋相關文獻，雖然有時候這些非正式的討論未必能得出非常肯定的結論，但在其中的思考與梳理對我個人而言是難以取代的經驗。

有時，話題也會不知不覺在一來一往中跑遠，甚至引發不同觀點的碰撞，又或是如同閒聊。比如某一天我們談起親子共讀的選書應該偏向那種不同年紀看時能得到不同感受的「深刻」類童書如《小王子》、《鐵絲網上的小花》較好，還是應該偏向單純、能刺激

感官也較能吸引幼童的童書如《好餓好餓的毛毛蟲》——除了在討論時同學們對於這兩種選書都提出了豐富多元的想法，事後老師對這個主題的觀點倒是家長念得開心比較重要，畢竟家長的情緒會連帶影響小孩對該書的觀感。

在這些交流中，除了透過他人的經驗補足自己的「未知」，對我來說收穫同樣豐富的是對於過去所知的整合。在討論中，我們可以聯想到產科中對於家庭狀況與生命歷程轉變時的關懷與安寧病房的異同之處，也可以將兒科對於認知發展的了解與親子共讀一事加以結合。就算是一些並非以學習醫療護理為目的的經驗，也可能在討論中自然而然援引。比如同樣是親子共讀的主題，就與台北國際書展「聚焦法國兒童文學與閱讀」講座相關，也能與我自己的童年經歷相互參照。

對我來說，確實了解到自己過去的經驗能夠在某一刻產生意義，這樣的經驗整合或許比補足未知更加令人振奮。恰好我在實習結束後接連兩天與一位即將赴英留學的朋友與一位自德返台的朋友相約，當我們可以從歐洲各國相互抱持的態度（朋友的在地觀察）聊到歐陸思維與盎薩思維的差異（共同參與的讀書會選書《甜蜜的世仇》）再連結到波音與空中巴士早年設計的核心概念（最近放鬆時看的紀錄片包含《空中浩劫》）以及諸如此類的內容時，我再次確信

了面對面說話確實是某種無法被取代的經驗，尤其是與志同道合的對象。

恰好正是在疫情導致許多事都線上化、遠距化的時期如此深刻地意識到這件事，於我個人而言光是這點就帶著點命運的微妙。我一向偏好文字溝通勝於開口，最嚴重的時候，儘管已經做好簡報，每次上台報告前還是必須先寫好逐字稿再一字不漏地背出來。在緊張時，有時一開口若不是什麼都說不出來，就是太多事同時浮現一時難以排好說出來的順序。幾年前考完雅斯口說得分慘澹後甚至對朋友說過：「我覺得問題應該不是英文，回想起來，同樣的對話我就算用中文講應該也差不多就這樣。」每每面對實習，也總是以「這是社會化的必然鍛鍊」鼓勵自己——直到現在依然這麼相信。自然，這兩年來疫情導致斷斷續續的遠距化與社交減量對我來說從一開始就不算是問題，畢竟文字在發出去之前可以用更多時間思考和修改，就算是本文，我也可以先寫下來再調整不同段落的順序。

然而，其實在此時我就已經開始面臨將表達限縮於書寫時隨之開始浮現的障礙，只是或許當時的我還不曾細想——當我在創作小說時為了查明各種細節而只能以數小時數百字的速度進行時，我歸咎於平時理解的世界不夠寬廣與細緻；當我對家人分享軼聞時以過長篇幅滔滔不絕，我歸咎於自己口語表達本來就不好。

在一整個月密集的當面討論後，我才發現前者的問題同時更是因為長時間於幾行字之間苦惱時更容易「為一根針而撈整片海」——為了某個點鑽牛角尖的同時卻又為了找尋答案而過於發散；後者則是長期書寫後更加習慣單向輸出的後遺症，若雙方對同一主題都有相似程度的理解，對方還能在短暫的停頓處進入討論，但如果對象是對該主題理解較少的人，這就成了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是平時看更多資料也於事無補，多開口聊幾句倒是效果顯著。

在寫下這篇文之前也猶豫過，這樣的意識究竟有沒有特別寫下來的必要呢？會不會只有我依賴書寫太久才如夢初醒，對於大家而言這是件理所當然的事？但至少到期末時大家幾乎都有特別提到實習時相互討論一事，我想這件事多少還是值得記錄下來。若要記錄這件事，就算後續的反思只是十分個人的發現，對我來說依然無法與這段經歷分割開來。

畢竟經驗與經驗總是相互連結，在產科護理實習中這點特別深刻，而這樣的深刻則是由對話交織而成。我不會就這麼說自己喜歡上說話——人的本質總無法輕易改弦易轍——但確實經此體會到面對面說說話的力量。就算只是閒聊，也比隔著一個螢幕更能專注全方位互動，在少有詳實紀錄、來往連續不斷的狀態下，反而更能專注於當下，或許這就是某些火花僅能經此綻放並在腦內留痕的原因吧。